

On the Influence of Taoist Thought on Wang Wei's Landscape Idyllic Poetry

論道家思想對王維山水田園詩的影響

羅秋霞 Luo Qiuxia 李鵬睿 Li Pengrui

延安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Yan'an University, China

Abstract: *The Tang Dynasty was the heyday of Taoist thought, and Wang Wei who lived under the Tang regime, was bound to be influenced by Taoist thought. Wang Wei's poems, especially his landscape and idyllic poems, often reflect the Taoist idea of tranquility and naturalness. He observes the natural landscape through this perspective. His poetry presents a peaceful, free state of mind. It also shows his attitude of letting nature take its course and being content with life. This outlook is influenced by Taoist ideals of reclusion and a noble lifestyle.*

Keywords: *Wang Wei; Taoist thought; landscape of Idyllic Poetry*

唐代是道家思想發展的全盛時期，李唐王朝為了提高自己天皇貴胄的身份以及神化其政權統治，宗老子李耳為李氏始祖，並宣稱自己為“神仙之苗裔”。以老莊為主的道家思想開始與唐朝皇權相結合，在皇家權威的加持和推崇之下，道家思想不僅獲得了御用國學的崇高地位，而且對於唐代社會和文學發展都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盛唐詩人王維從二十一歲擢進士第，到晚年官至尚書右丞，一直生活在李唐王朝的政權體系之中，這必然會受到道家思想的浸染與影響。

仔細考察王維的詩歌，特別是他的山水田園詩，所流露的正是道家思想希求在與自然的交流中獲得一種心靈的補償和慰藉，追尋人精神自由的一種本真情感。正如章尚正在《中國山水文學研究》中所說：“山水詩是東漢後期起二百餘年間廣大封建文人偏離儒家文化、趨奉老莊文化而導致心靈蛻變的藝術結晶。”(章尚正，1997)王維的山水田園詩多作於中年時期，張九齡罷相被貶荊州長史後，失去政治倚靠和文學知音的王維也開始了他亦官亦隱的政治生活，從歸隱終南，到購置輞川別業，詩人開啟了一段長期追求清明虛靜、順應自然天性的隱逸生活。而在此期間創作的山水田園詩，不僅見證了王維由政治官場走向山水林間的過程，也折射出了道家逍遙適意思對詩人人生境界的深刻影響。

I. “坐忘” “無己” 的虛靜思想

王志清在《道學視閩的王維解讀》中提出：“如果我們以老莊的虛靜、喪我、物化等一些思想來詮釋王維的山水田園詩，恐怕要比用佛教思想去詮釋更為合理和貼切。”(王志清，2006)虛靜作為一種處世的人生哲學，最早源自於老莊思想。老子提出：“致虛極，守靜篤。”老子認為世間一切事物都源自於虛靜，最終也會復歸於虛靜。莊子在老子的基礎上提出“不蕩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當不受外在物欲的干擾之後，就可以認識到事物的本真之理，人也會回歸到本真狀態，從而達到“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的融合之境。後至魏晉時代，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提出：“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澹五藏，澡雪精神。”劉勰認為在醞釀文思時，要保持虛靜的心理狀態，疏通人體的障礙，排除人心的雜念，這樣才能體察山水自然之美。

王維在詩歌之中也宣導這種去除塵俗欲望，堅守內心之靜的觀念，他在《贈房盧氏管》中寫到“將從海嶽居，守靜解天刑。”“解天刑”源自於道家典故，據《莊子·德充符》記載“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己桎梏邪？’老聃曰：‘……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解天刑”也就意味著去除名欲桎梏。除了引用道家典故，道家這種守靜去欲的思想在王維的山水詩中也得到了自然的抒發，如他在《積雨輞川莊作》中說“山中習靜觀朝槿，松下清齋折露葵。”主張的是一種與自然相融的靜修觀念；《酬張少府》中說“晚年唯好靜，萬事不關心。”主張的都也是一種摒棄塵世，靜心獨居的守靜思想。

在守靜去欲的同時，道家思想還追求一種“坐忘”“無己”和“喪我”的思想。即《莊子·大宗師》中提到的：“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意為當人感受不到自己本體存在時，便能處於一種物我兩忘的狀態，從而與天地萬物融為一體，獲得精神世界的極度自由。後唐代道士司馬承禎發展了這種思想，並進一步提出了“安心坐忘”的道家理論和修行方式。這對王維的詩歌創作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王維在行於山水林間之時，往往就是處於這種境界之中。《戲贈張五弟諶》中說：“吾生好清淨，蔬食去情塵。……我家南山下，動息自遺身。”此處“遺身”便是“喪我”“無己”的體現。《山中示弟》中說：“山林吾喪我，冠帶爾成人。”“吾喪我”就是進入一種自忘的精神境界。再如《辛夷塢》中說：“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詩人以順其物性、任其開落的觀物方式，創造出一片芙蓉花自開自謝的無人之境，將自己從紛擾的外在世界中抽離出來，也極具莊子哲學的底色。王維在道家“坐忘”“無己”觀念的影響下，對山水萬物的獨有天性十分珍視，

在觀察山水時，自覺隱遁於世俗世界之外，以一種靜觀的方式去表現山林最天然的生態本原之美，在不考慮外在功利價值的解脫狀態中，獲得一種寧靜淡泊的逍遙之境。

II. 崇尚自然的隱逸情懷

徐複觀在《中國藝術精神》中認為：“在中國藝術活動中，人與自然的融合，常有意無意地，實以莊子的思想做其媒介。”（徐複觀，1987）“自然觀”是道家思想之精髓，《老子》中認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莊子·知北遊》也提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自然界的鬼斧神工正是天地之“大美”，而人應處無為之事，順應自然本性，也能達到“大美”之境。道家的自然觀從先秦發展到盛唐，為中國文人開闢了一種嶄新的生活模式，使在複雜官場和喧囂人世之外，看到了本真無暇的山林之美。“自然觀”也開始從哲學領域走進文學視閥之中，成為了一個具有獨立意義的文學審美概念。而盛唐社會對道家“自然”審美風格的崇尚，也對王維的詩歌創作產生了重要影響。

王維在《座上走筆贈薛璩慕容損》中認為自己“希世無高節，絕跡有卑棲。君徒視人文，吾固和天倪。”“和天倪”源自於《莊子·齊物論》中說：“何謂和之以天倪？”後郭象注曰：“天倪者，自然之分也。”詩人在此處認為自己隨世而行，安於天命，且天性與自然相和。王維常以一種真誠的態度去關注山水之間的自然變幻，順應物性地去體悟大自然的靜寂與規律，這種“自然”思想折射在他的山水田園詩中，也體現為他對“青”“白”二色的偏愛。如《送邢桂州》中說：“日落江湖白，潮來天地青。”再如《欽湖》中的“湖上一回首，青山卷白雲。”和《林園即事寄舍弟紘》中的“青草肅澄陂，白雲移翠嶺。”詩人均用“青”“白”二色，為整首詩的意境增加了一種清遠空曠的亮度和自然素淨的空靈透徹之感。

道家講求“道法自然”，主要是宣導對萬事萬物本然狀態的追尋，同時將視野從街巷都市移向山水之間的自然之景，體現在中國傳統文人的“仕隱觀念”上，則是對隱逸山林的無限嚮往。王維在《濟州過趙叟家宴》一詩中就曾暢想過理想中的隱士生活：“雖與人境接，閉門成隱居。”雖居鬧市，但仍能遠離塵俗，這便是真正的“大隱隱於市”。詩人隱居淇水時寫下《淇上即事田園》：“屏居淇水上，東野曠無山。日隱桑柘外，河明閭井間。”在隱居輞川別業時寫下《竹裏館》：“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萬籟俱寂的竹林深處，古琴的弦樂在明月之

下激昂地流動，清幽的山林與個體的生命情懷在月光下彼此相融，詩人由此進入一種物我無礙的生命狀態。在這些隱逸詩中詩人表達的是個體在忘卻塵俗、與世隔絕之後，開始回歸自我本源的寧靜，體悟萬物生命與自然山水同樣靜寂的世界規律，這種遁世願望和道法自然的思想正是王維道家思想的體現。

III. 逍遙適意的貴生意識

“逍遙”是道家的一種人生境界，也是一種生存哲學。《莊子·逍遙遊》中說到：“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莊子所希翼的逍遙世界，是脫離功名利祿和權勢尊位的束縛，使個體精神能夠遨遊在一個自由無羈、悠然自得的境界之中。當王維在面對官場利益爭奪和人生失意時，莊子逍遙適意的人生态度便使他坦然面對人世紛爭並且置身事外。在《酌酒與裴迪》中王維說：“酌酒與君君自寬，人情翻覆似波瀾。……世事浮雲何足問，不如高臥且加餐。”王維一生沉浮宦海，看慣了世態炎涼和人性的反復無常，白首相交甚至也會反目成仇，那不如將世間萬事都視為過眼浮雲，逍遙自在地高臥於北窗之下，去享受自由曠達的人生。

在道家追尋逍遙境界與適意人生的處世原則之中，也包含了一種貴生惜命的生命意識。《莊子·秋水》中言：“（莊子）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莊子認為儒家的入仕觀念是加於個體身上的一種束縛和枷鎖，雖能“死為留骨而貴”，但失去了生命本然的喜樂與適意，山間的自然泥潭才是最舒適的精神場所。莊子反對用權力束縛人的自然天性，而主張對生命適意的重視和對於本真生命狀態的追尋，反映到王維的詩歌詩中，體現為對自然生命的濃厚熱愛和對蓬勃生命活力的描寫。如《輞川別業》中寫：“雨中草色綠堪染，水上桃花紅欲然。”青草在細雨過後呈現出茂盛清脆的綠意，桃花經河水滋養後展現出紅豔如火的熱烈，這些鮮豔的色彩以一種強烈的視覺衝擊，為我們顯露出大自然的生機勃勃，同時也讓我們感受到詩人的生命活力和激情。再如《積雨輞川莊作》中寫：“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廣闊的農家水田之上，自由的白鷺迎風盤旋，輞川靜寂的深林中，時而又傳來夏日黃鸝的清脆鳴叫，視覺上的明豔對比加上聽覺上的一動一靜，王維筆下的雨後輞川，充滿著大自然的靈秀

與生機。在王維的筆下，山水自然都獨立的生命個體，在自然的法則下熱烈地釋放自己飽滿的生命激情，而王維也借這些自然風光，展現出適意今生、瀟灑當下的精神追求。

道家對王維一生的影響可以用《漆園》中“偶寄一微官，婆娑數株樹”一句來概括，在經歷了坎坷的仕宦之路後，王維開始以一種避世朝隱的方式退守內心，形體雖處於塵俗之中，精神卻遨遊於山水林間，修行一種物我兩忘的自然之境。他以虛靜、自然的思想去觀照自然山水的天然風貌，展現了詩人在道家遁世貴生思想影響下所追求的一種任其自然、適意今生的人生態度。正如王志清所說：“以虛靜為體的王維，更因為其道學的慧根，內化為其人生哲學的重要內容，形成了他適應現實環境的良好心理素質和調控能力，其心靈獲得了不受物役的絕對自由，形成了他以出世之心而成入世之事的超然態度。”（王志清，2006）失勢趨靜，得勢亦趨靜。道家思想不僅給予了詩人一種虛靜以自足的心理狀態，也為詩人創造了一種在仕途起伏中尋求自我心靈寬慰和釋放的生命機制。

參考文獻

期刊資料

王志清.(2006).道學視閩的王維解讀. 南通大學學報. 2006(06):50-55.

書籍資料

郭象.(晉),成玄英.(唐).《莊子注疏》,北京:中華書局,2011.

劉勰.(南朝梁).《文心雕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173.

王維.(唐).《王維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徐複觀.(1987).《中國藝術精神》,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7:216.

章尚正.(1997).《中國山水文學研究》,上海:上海學林出版社,1997.

朱謙之.(2000).《老子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0.

Date of Submission: June 15, 2024

Date Review Completion: August 30, 2024

Date of Publication: October 30, 2024

About the Authors



Luo Qiuxia, is a masters student at the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Yan'an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interest is in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羅秋霞，延安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在讀碩士，研究方向為中國古代文學。



Li Pengrui graduated from Cheongju University, South Korea, majoring in Film and Video. He received his PhD in Fine Arts and is currently working at Yan'an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field is mainly in Chinese and Korean culture and art.

李鵬睿畢業於韓國清州大學電影影像專業，獲得藝術學博士學位，目前就職於延安大學。其研究領域主要為中韓文化及藝術。